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 
第八十一回 卜兌卦聖主驚心 訪震宮高人得病

卻說錢芹，自建文十六年夏四月在開封府辭別了軍師，去請龍輿復位。他是草茅布衣，從未瞻謁天顏，原要約同史彬、鄭洽去的。那時廣陵甫定，沿江兩岸，各有重兵把守，南來北往的，總不許行走，錢祭酒卻從維揚而走通州，到如皋渡海，至江陰，便達吳門。史彬與錢芹，原是素交，闊別已久，只道是死生不能再會的，今忽遠歸相訪，又約同請帝主復位，史彬不勝大喜。即同起身到浦江，約了鄭洽，自衢州而至江西，轉入湖廣，達黔中，抵雲南之和曲州。尋至獅子山之半岩，深林密箐，逶迤曲折，在層巒幽奧這處，得一茅庵，顏曰「白龍」，蓋取白龍魚服之意。史彬啟扉而入，止有五椽。帝獨坐蒲團之上，病容憔悴，孤影淒涼。三人泣拜於地，帝喜極而悲，相對大慟。史彬亟問：「希賢等何在？」帝曰：「應能、應賢，皆卒於鶴慶山之大喜庵。止剩程濟一人，因我足疾未愈，下山求藥，今日止餐得一盞糜粥，不特無齋米，亦無人炊爨。」言未畢，帝與三人又不覺失聲慟哭。史彬等泣奏道：「這次因錢祭酒匆匆起程，未曾帶些方物，幸囊中有蕙以米，尚可充饑。」帝言：「我正不識錢祭酒，無從思想。」史彬就將錢將同姚善勤王，及今始末具奏。鄭洽便去拾取松枝，汲泉敲火，煮蕙以仁粥送至帝前。帝略進少許，向史、鄭二人曰：「錢祭酒草野之士，乃始則勤王，洎而破賊，今又訪朕於萬里之外。自揣德薄以致飄零，何克當此愛戴？」史、鄭齊聲曰：「錢芹匪止請謁聖容，特為奉迎聖駕復位而來。」錢芹因奏：「帝師、軍師與耆舊大臣、忠義子弟及四海黎庶，仰望聖主回鑾甚切。今者淮揚已拔，中原亦定，取南取北，易如反掌。內外文武，均有職事，唯臣乞得閒身，可以跋涉，特約二臣同來敦請。伏惟聖主不以草茅而責之，臣實幸甚。」帝喜曰：「朕足疾未愈，身體未健，爾等且暫住於此，相商就道。」

次日，程濟已乞得藥餌並齋米回來，與三人相見，各歛歎一番，備述了來意。帝謂程濟曰：「朕今欲往，未知將來始終，汝其為我卜之。」濟乃焚香布著，與諸臣隨帝向南禱拜畢，筮得「兌之歸妹。」濟愕然失色曰：「大凶！大凶！此行斷乎不可。」錢芹等詢其卦繇，濟曰：「兌主口知而屬金。金者，刀兵之象；口舌者，變變之端。方今春令，金未能勝木，自然無賴，一交夏令，火來剋金，其勢必敗。且太歲干支皆金，必與火戰，戰則危亡矣！又歸妹，女之終者也。看起來，大師一去，而帝師之事已畢，必將飄然遠舉，則內之變生，而外之兵戈亦至。與其不能終始，莫若再觀動靜，庶無後悔。」帝沈吟曰：「這不負了他十幾載辛勤戎馬之功麼？」隨問三人：「汝等詳察可否，各抒己見，以定行止，何如？」鄭洽先對曰：「臣未至濟南，實不敢臆測。」史彬曰：「臣雖到過濟南，見過他君臣，亦未能逆料將來。唯帝師確是金仙降世，不戀塵埃富貴的。若大師復位，則君臣之禮，既有難言，而男女之嫌，又復易起。卦兆之飄然遠舉，乃理之所必然，亦拋之所必至。帝師一去，脫有內變外侮，又誰得而禁之？程道人所也。」錢芹奏道：「史彬、程濟言帝師行止自是無錯，但臣與呂軍周旋數月，見其作用，真命世奇才，所謂天生李晟以為社稷者。又高咸寧，向為鐵鉉謀士，丹心凜合德，自能為陛下削平逆賊，奠安五室，何在乎帝師之高飛遠舉哉！」鄭洽曰：「祭酒之言，誰曰不然？然亦有說焉。人心不同，咸如其面，那能人人忠義，個個同仇？即如大師當陽之日，在廷諸臣，誰忠誰奸，誰能首席得？不到利害關頭，安見薰蕕各別？帝師不去，似乎萬人一心；帝師一去，或亦人各有心，安能以二三人之忠而概其餘哉！」程濟曰：「鄭洽之言，真勸得破。」

帝又問史彬曰：「向者高熾請的江西張道人，斬了他一個猴精，朕雖未目擊，但得之道途傳聞。果有此事麼？」史彬對曰：「然。誠有之，臣亦不能知其委曲。」帝曰：「若無此一端，朕已早赴濟南，且復了大位，再圖始終。只為此事可疑，所以向者躊躇未定。目下卦兆又見大凶，朕之不往決矣。」程濟曰：「若回絕他不往，則又不可。當日在神樂觀卜得坤卦，第三爻『無成有終』。臣已斷定，今日之『歸妹』，亦正與此四字相合。大約主其事者，皆實心為國，所云大凶之象，不生於其下，則發於其外，豈可並忠義而絕之？臣有一策，莫若暫以足疾辭之，而諷其直搗北平，殲彼燕寇，然後大師意據北關而復位，則已無外侮，即有內變，容易消除。至若金陵高熾，自可招撫之，以徙封於他處。」鄭洽曰：「彼亦不服，當如何之？程濟曰：「縱使南北平分，然自古以來，北可並南，南不能兼北。以士強，總在西北。這且些復位後，再行商榷。」

史、鄭二人，皆以程濟之言為善，唯錢芹又奏曰：「鑾輿不住，則忠義失望，舊臣遺老，必致散去。莫若先發手詔，俾臣等齎赴闕下，令即興兵討寇，聖駕徐徐而來，駐蹕荊襄之上游，以俟北平底定，庶幾可以安慰人心。」帝沈思一會，謂程濟等：「錢芹之言，深為社稷，豈可空言以復之？朕之子文火奎，今已長成，現在黔中黎平地方，先去尋他，送至濟南，權為監國。再有朕祭死難諸臣之文，及從亡諸臣之列傳百餘篇，皆朕之親筆。再有懷想宮闕諸詩，一並封去。俾諸臣見之如見朕顏，何如？」四臣皆泣而頓首曰：「聖裁甚善。」其祭文與列傳，皆係原稿，唯詩另錄一冊，略記數首於左：

風塵一夕忽南侵，天命潛移四海心。鳳返丹山紅日遠，龍歸滄海碧雲深。  
此微有象星還拱，玉漏無聲水自沈。遙想禁城今夜月，六宮猶望翠華臨。

右題金竺羅永庵

閱罷《權輿》誓懶敲，笑看黃屋奇團飄。南來瘴癘千層迴，北望天門萬里遙。  
款段久忘飛鳳輦，袈裟新換袞龍袍。百官此日知何處，唯有群鳥早晚朝。

右題鶴慶大喜庵

露滴松梢濺衲衣，峨眉山半月輪微。  
登臨不待東翹首，遙見雲從故國飛。

右登峨眉口占

霸氣涼事已非，荒台故跡尚依稀  
楚歌趙舞今何在，但見春禽繞樹啼

右登章台懷古

帝親手寫畢，與文章合作一卷，加以緘封，上題：「祭酒錢芹轉奏帝師睿覽。」錢芹拜手而受。帝復論曰：「朕病未痊，須得一、二人陪侍。史彬留在此，汝與鄭洽二人，可至黎平曾長官家，問有廖平於某年寄養的曾文火奎，本姓朱氏。一會著了，便述朕命，同赴濟南監國。或即登基，亦無妨於大體，比不得唐肅宗靈武即位也。那時朕回靜養以娛晚景，更覺遂意。」錢芹又奏：「臣等去訪東宮，必有個憑據才好。若只空言，彼上如何肯信？」帝曰：「朕父子別已十年，如今相會，也認不得。當日東宮臂上，帶著一副漢玉雕成玲瓏盤龍的鐲兒，倉皇之際，跌壞其一。只這句話當作憑據罷。」錢芹、鄭洽，遂拜辭啟行。

且問帝的太子，怎在笏平昌姓了曾氏？還未分明個來由。

當帝出亡之日，太子止有四齡，勢不能攜挈同行。兵部侍郎廖平，泣請於帝，匿之而去。廖平原籍襄陽，帝往還吳楚，每至其家，不免為人知覺，就有奸臣密告於燕王，燕王即發緹騎抄家查勘。幸虧先一日，有黎平曾姓，客於襄陽，與廖兵部契厚，潛以東宮托之，攜入黔中。迨緹騎至察勘無獲，燕王不能加以殺戮，乃籍沒其產，流徙於蜀。後廖平訪於大喜庵，已經逐細奏明。所以建文帝向知太子在曾長官家也。那時黔中尚未設有藩臬道府，皆屬流官土目所轄，安然無事。

鄭洽二人不則一日，尋到思州地方，凡屬曾氏，排家訪問。

有雲原是廖兵部領回川中去了。大抵認不得二人，以此推辭，賺到四川同了廖平來，自然交還的。莫道蠻夷無信，這就是他不輕負托之意。於是地人復返成都，訪到平流寓所在問時，恰又到行在請安去了。鄭洽道：「如今有個道理，先生先到濟南復命，待我仍至帝所，自然遇著廖司馬，內陸再往黎平，迎請東宮，豈不兩便？」錢芹道：「甚妙。」於是分手而別。

鐵芹下至夔江，一路害起病來。總為則勤王，大志不申，今請復辭，素心示遂，一團忠義之氣，結成憤鬱。萬里間關，路途辛苦，又受了此春寒，暮年之人，如何禁得？正合著古詩兩句云：疲馬山中愁日暮，孤舟江上畏春寒。

幸而一葉扁舟已達荊州。呂軍師即令衣入帥府。見其病體困頓，不便問及復命。過了幾日，愈加沈重。軍師醫理通神，早知不起，遂緩言於祭酒曰：「先生脫有不諱，迎鑾大事，誰能代奏？愚意不妨從容寫成一稿，以備意外。」錢芹回言：「某已念及於此。」軍師隨令善書者捉筆是，祭酒逐句念出大略云：

臣芹同史彬、鄭洽，直至滇南武定府之獅子山，幸得覲帝於白龍庵內。帝久患足疾，龍顏憔悴，聖體羸不能命駕。奉帝俞旨，令鄭洽及臣，前往黔中之思州長官司家，敦請東宮先來監國。不意曾姓以昔日兵部侍郎臣廖平付托，必欲原人見面。臣等隨訪至西川，兩月有餘，方得住址。而廖平又於數日前赴行在請安矣。鄭洽遂與臣分路，令臣先復帝師之命，洽一遇廖平，好請元儲與帝駕同幸濟南也。獨是臣年衰福薄，不獲追陪耆舊之班，睹聖明之大典，仰負帝師栽培，死有餘憾！外皇帝敕付祭文、列傳，並詩一函，命臣轉奏帝師睿覽定奪。

呂軍師看了，方知錢芹已經面聖，復位有期，心切欣喜。遂略為潤色，繕成疏表。

越三日，錢芹大呼：「聖主，何時復泣」三聲而卒。軍師亦為揮涕，隨草疏為請贈諡，並錢芹遺表飛奏闕下。開府姚襄親視含殮，撫棺慟哭。後卜葬於荊山之陽，贈為「方外少宗伯迎鑾使」雲，漫雲死生，耆舊不歸行闕；誰知先先後後，俊乂盡達明廷。看下回敘出何如。